

國朝先正事略

國朝先正事略卷之四十五 遺逸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徐俟齋先生事略 戴易 巢鳴盛 沈廉生

先生姓徐氏名枋字昭法江蘇長洲人俟齋其別字也父忠節公汧崇禎戊辰進士官諭德南都立遷少詹事屢疏詆馬阮爲所齟乞病歸乙酉六月蘇州破正衣冠投虎邱新塘橋下死之事具明史先生弱冠舉崇禎壬午鄉試忠節公將徇國先生號泣欲從死忠節曰吾不可以不死若長爲農夫以沒世可也自是隱居終其身足不入城市初避地汾湖已遷蘆區遷金墅往來靈巖支硎間終於澗上草堂地當天平山麓後人就草堂立

祠祀焉。先生與宣城沈壽民、嘉興巢鳴盛稱海內三遺民。性峻潔，錢戶不與人接。書法孫過庭，畫宗巨然。閒法倪黃，自署秦餘山人。海內得其遺墨，爭寶之。蔡制軍毓榮慕其名，具書幣屬其友人通意，卻之。湯文正撫吳，屏騶從，徒步造門者，再卒不見。嘆息而返。所往來惟壽民及萊陽姜實節、崑山朱用純、同里楊无咎、山陰戴易、甯都魏禧門弟子吳江潘耒暨南嶽僧洪儲數人而已。黃岡杜濬於並世人獨重先生及壽民，自愧不如先生耐寒飢，不納人一絲一粟。惟洪儲時急而周之，曰：「此世外清淨食也。」嘗絕糧數日。黃九煙造之，出畫筆俾鬻於市，無售者，則曰：「此黃九煙詩畫也。」乃得銀數錢歸。而先生及九煙皆怒，以爲洩九

煙名趣返其值先生豢一驢甚馴通人意日用閒有所需則以所作書畫卷置麓於驢背驅之驢獨行及城闕而止不闕出一步見者爭趣之曰高士驢至矣亟取卷以日用所需物如其指備而納諸麓以爲常康熙三十三年卒年七十有三遺命不受弔商邱宋榮時撫吳以不得一致賻秘於先生爲憾所著居易堂集二十卷文辭健拔意在扶植世教無一諛墓酬應之作又有二十一史文彙通鑑記事類聚讀史稗語讀史雜鈔建元同文錄管見等書子文止文行有父風早卒戴易字南枝山陰人少從劉念臺先生學游吳門年七十餘矣與先生一見相得稱老友先生歿僅一孫饒粥不繼謀葬諸祖塋不獲南枝曰吾爲

侯齋任此事。相度經年。得地於鄧尉之西。真如塢。謂潘耒曰。地在梅花深處。與高士宜。第索直三十金。耒先以十金成券。會有黃山之游。南枝募於人。無應者。遁矢。願賣字。以給之。南枝故善入分書。非其人不可得。至是榜於門。每幅銀一錢。貲遂集。又相旁地。并買之。南枝貧。無隔宿炊。冬月常衣絺。其貿字也。銖積寸累。不妄費一錢。一蒼頭飢不能忍。輒逃去。已則寄食僧舍。中語及徐先生。必流涕云。巢鳴盛字端明。號崆峒幼孤。事母至孝。崇禎丙子舉於鄉。甲申明亡。母亦歿。卽築室於墓。顏其草堂曰永思閣。口止閤。而自號止園。三十七年。跬步不離墓。次康熙十九年卒。年七十。侯齋爲定私諡曰貞孝先生。洪儲字退翁。興化人。

氏子出家住巖最久南都覆吳越興義旅退公實左右之辛卯被逮諸義上爭救之久而免好事如故或戒之曰憂患得其宜湯火亦樂國也俟齋先生曰每歲三月十九日退翁必素服焚香北嚮揮涕拜蓋二十八年如一日耳退公嗣法弟子滿天下其最曰正志故大學士嘉魚熊公開元也初入山執爨事退公一見輒知爲非常人其次曰宣城沈廌生故監司壽縣子壽嶽死國事廌生抱王哀之痛遂祝髮事退公後居姚江名大猷

沈耕巖先生事略

耕巖姓沈氏。諱壽民。字眉生。世爲宣城人。性孤峭。不妄言笑。爲文好深湛之思。江右艾千子至宛陵。盛稱之一時。聲華之盛。江上二沈遂與吳中二張埒。二張謂天如受先。二沈謂崑銅及先生不以名位爲甲乙也。明崇禎丙子。詔行保舉。洪巡撫張國維以先生應詔。時流寇躡中原。特起楊嗣昌於苦塊。倚以辦賊。而嗣昌以熊文燦之招撫爲嘗試。逍遙司馬堂先生。伏闕上疏。謂剛常正而後可以正世風。金革奪情。乃陋儒之曲說。卽嗣昌迫於君命。亦應躬歷戎行。枕戈衽革。而乃支吾旦夕。安坐京師。軍旅之寄。一付諸文燦。以招撫爲上策。天下有不殺人而能生人。

者乎。有授柄於賊而可憐賊者乎。將來釀禍誤國。嗣昌之內。其  
不足食矣。疏爲通政所格。再上。留中不報。黃忠端公道周歎曰。  
此何等事。朝臣不言而草野言之乎。吾輩媿死矣。於是臺臣何  
楷。錢增。林蘭友。詞臣劉同升。趙士春相繼劾嗣昌。最後忠端有  
廷辨之事。皆先生發其端也。先生上書報罷。遂棄經生業。與周  
鹿溪鎮掩關求佐王之學。從游者數百人。無何而黨禍作。阮大  
鍼者。魏闕義兒也。以新聲高會招來天下士。冀復起先生於劾  
嗣昌疏中及之。於是顧杲。吳應箕等推先生之意。作兩都防亂  
揭以攻之。大鍼恨甚。及得志。按揭中姓名。將盡戮之。而以先生  
爲首。先生變姓名入金華山中。南都亡。遂匿跡深山。採藜藿以



自食有知而餉之者皆峻卻曰士不窮無以見義不奇窮無以明操郡守朱元錫致十金辭不獲度置壁中三年未嘗一發視也溧陽陳名夏雅善先生既入相將特疏薦之遣使寓書先生不發函封使焚之溧陽意猶未已先生遺書曰龔勝謝枋得智非不若皋羽所南也而卒殞軀者由多此物色耳今之薦僕者直欲死僕也溧陽歎息止自是避人愈堅足不履城市者三十年當事或邀之及半道望望然去康熙乙卯五月卒年六十九疾革命門人劉堯枝施閏章載筆曰以此心還天地此身還父母此學還孔孟語畢而瞑生平重然諾友人周梅骨死海外子幼先生渡海葬之鹿溪之沒也貌孤爲逋負所逼先生鬻田以

儼始有完卵與黃梨洲交最篤別四十餘年矣臨歿爲書永訣  
去易贊十有二日耳遺集若干卷附道錄若干卷

汪魏美先生事略

汪先生諱源字魏美浙江錢塘人少孤貧力學與人落落寡諧人號曰汪冷舉崇禎己卯鄉試與同縣陸公培齊名太守錢君以女妻之初盛飾入門先生誠之乃屏侍婢以疏布躬操作明亡遂棄科舉姻黨欲強之試禮部出千金賂其妻俾勸駕妻曰吾夫子不可勸吾亦不屑此金也嗣因兵亂奉母入天台海上師起羣盜滿山谷始反錢塘僑寓北郭外室如懸磬處之晏如當是時湖上有三高士之目先生其一也當事皆重之監司盧高尤下士一日遇先生於僧舍問汪孝廉何在先生應曰適在此今已去矣盧悵然不知應者卽先生也盧嘗遣人通殷勤於

三高士約置酒湖船。以世外禮相見。其二人幅巾抗禮。盧相得甚歡。惟先生不至。爲恨。事已知其在孤山。放船就之。終排牆遁去。先生不入城市。有司或以俸金爲壽。不得。卻埋之。里貴人請墓銘。饋百金。拒弗納。始居孤山。遷大慈菴。又遷寶名院。匡牀布被外。殘書數卷。鍵戶出。或返。或不返。莫可蹤跡。遇好友飲酒。一斗不醉。氣象瀟灑。塵事了不關懷。然夜觀乾象。晝習壬遁。知其耿耿者。猶未下也。康熙丁酉。黃先生梨洲遇之於孤山。頗講龍溪講息法。各賦詩三章。明年同坐葛仙祠。又明年笑魯菴中坐。月至三更。是夜寒甚。菴中止布被。一先生與梨洲兩背相摩。得少暖氣。明日梨洲入雲居訪仁菴。先生矢不入城。至清波門別

去魏叔子自江西來訪。先生謝弗見。叔子畱書曰。魏美足下。吾  
甯都魏禧也。欲與子握手。一痛哭耳。足下以尋常游客拒之。則  
可謂失人。先生省書大驚。一見若平生歡。臨別執手涕下。先生  
嘗從愚菴和尚究出世法。叔子曰。君事愚菴謹。豈有意爲其弟  
子耶。先生曰。吾甚敬愚菴。然今之志士多爲釋氏牽去。此吾所  
以不肯也。乙巳七月三十日。終於寶石僧舍。年四十有八。臨歿  
舉書卷焚之。詩文無一存者。起視日影曰。可矣。書五言詩一章。  
投筆就寢而逝。詩曰。大化無停晷。道術久殲轍。住世守頑形。問  
途猶未徹。至人本神運。可會不可說。冰泮水還清。雲開月方潔。  
一旦破樊籠。逍遙從此別。

郭些菴先生事略 陶汝鼎 郭金臺

些菴先生姓郭氏名都賢字天門湖南益陽人父諱以鄉貢知開縣夙有志於道學從吉州郝先生守益游最久先生幼穎異天啟二年進士授行人嘗冊封閩藩七年分校順天鄉試得史可法等六人歷官員外郎出爲四川參議督江西學政分守嶺北道崇禎十五年巡撫江西黜貪墨獎循吏汲汲如不及時張獻忠已逼境賊騎充斥先生晝夜繕守禦兵餉無措乃大會屬僚凡官司一應供給皆捐以助餉左良玉屯兵九江驕蹇觀望先生惡其淫掠檄歸之而自募士兵爲戍語見明史良玉傳嘗有尼之者遂乞病棄官入廬山逾年北京陷悲憤不食南都建

號史公開闢揚州。薦授南京操江。辭不赴。桂王立肇慶。以兵部尚書召而先生已祝髮爲僧矣。先是洪承疇坐事落職。先生奏請起用。至是承疇入本朝。經略西南。以故舊謁先生於山中。於山中餽以金。不受。奏攜其子監軍亦堅辭。先生見承疇時故作目昧狀。承疇驚問何時得目疾。先生曰。始吾議公時。日故有疾。洪默然。甯都魏禧先生撫江西時。所得士也。禧嘗上書曰。先生抱道履德。二十年閒。所著述之文與所交游造就之士。必有偉論奇人。足以振天下之聾瞶。開後世之太平者。其推重如此。論者謂先生門下。史忠正之節義。經濟魏叔子之文章。得一已足不朽。可想見師友淵源之盛矣。先生篤至性。哀樂過八。嚴面。

介風骨嶄然博學強識工詩文書法瘦硬兼善繪事寫竹尤入  
妙人得其片紙隻字爭珍弄之祝髮後號頑石又號些菴茹苦  
無定居初依熊魚山開元尹洞庭民興於嘉魚生梅熟菴已流  
寓西陽築補山堂前後十九年歸結草廬桃花江復以詩累客  
死江甯承天寺有女名純貞許字黔國公沐氏國變後盲問梗  
絕遂終於家純貞能詩自署曰郭貞女先生所著有衡嶽集止  
菴集秋聲吟西山片石集破草鞋集補山堂集些菴雜著等書  
時有陶密菴者與齊名

陶先生汝鼎字仲調一字爰友甯鄉人也少奇慧甫龔應童子  
試督學徐亮生驚喜得異才拔冠湖南數郡崇禎九年充拔貢



生會上幸太學。羣臣請復高皇積分法。祭酒顧九疇奏薦先生。才莊烈帝特賜第一。詔題名勒石太學。除五品官。不拜乞。留監肄業。癸酉舉於鄉。兩中會試。副榜南渡。後由翰林待詔改職方郎。任監軍。復授檢討。南都覆先生薙髮為山。號忍頭陀。生平內行篤。父歿哀慕終身。事母曲盡孝養。處族黨多厚德。嘗為人雪奇冤。冒險難活千餘人。然不自言也。詩古文有奇氣。書法險勁。名動海內。有楚陶三絕之目。所與遊皆天下名士。而與些菴先生尤篤。著有廣西涯樂府。噓古集。寄雲樓集。揭王堂集。嘉樹堂集。若干卷。些菴為序之。有生同里長同學出處患難同時同志之語。楚南遺獻以此菴密菴兩先生為最著云。

同時郭金臺字幼隗。湘潭人。本姓陳氏。恪勤公之祖也。年十二。遭家難。匿中表郭氏得脫。郭初無子。遂子之。生而狀貌奇偉。見者目爲異人。弱冠有聲。簪序居家。孝友淵默。至慷慨談天下事。議論風生。諸監司郡縣旌幣踵至。吉藩延至邸館。置醴賦詩。常爲倒屣。崇禎己卯壬午兩中副榜。會舉行積分法。屢薦不起。例授官亦不就。隆武南渡。登鄉舉。督師何公騰蛟巡撫堵公允錫先後論薦。授職方郎中。再起監司。僉事皆以母老辭。時獻賊既陷湖湘。國賊潰卒復相繼蹂躪縣百里無人烟。乃請於督師。命偏裨練鄉兵爲守禦。全活以萬計。晚歸隱衡山。著書授徒。口不談世事。惟論列當時殉難諸人。輒歔歔流涕。及卒。自題其阡曰。

遺民郭金臺之墓

何仲淵先生事略

先生名宏仁字仲淵浙江山陰人陶文簡公望齡甥也幼習外  
家教復從念臺劉忠正公游明崇禎丁丑進士官建平令有異  
政歲久旱大江以南飛蝗食禾殆盡獨不入建平界未幾以憂  
去蝗遽入北鄉民益神之尋任高要縣興水利清關權方銳欲  
有所施設復以父艱歸隨遭甲申之亂浙東事起強以御史召  
不得已就職建白數萬言或行或不行而事勢已不可支矣丙  
戌五月江上師潰公棄官至劍之白峯自恨不及從亡作詩投  
崖而絕久之復甦土人守之得不死隨披薙從方外游入陶介  
山事山主雲藏禪師隨眾樵汲晝夜作苦同事者爲先生難之

先生曰。吾視出沒風濤間。眴息生死者何如。而敢言勞苦哉。然先生猶謂去人境不遠。復瓢笠往來。縉雲義烏諸山。與樵翁衲子侶行。歌獨哭。從此遊益遠。入山益深。崎嶇崖壑。醴鹽並絕。所過皆畱詩紀歲月。遇高僧郭蓮峯徵君。李秘霞結廬外之。交館畱崇聖寺。藜牀風雨。三人者相對嘿語。終日人不測其所以。居數月而病作。先是己丑四月。先生謂李徵君曰。居此久。幸稍安。願此中常有戚戚者。行別子。飛錫白雲之鄉耳。今畱一函與家人訣。遲其來。則示之。至是病困。令出所藏書讀之。曰。吾茹荼齋志。忝厥所生。毀傷莫贖於國。爲不忠。於家爲不孝。死後勿棺殮。我當暴野三日。以彰不忠之罪。三日後火化入塔。勿祔葬先隴。

以彰不孝之罪。讀竟而絕。推先生之心。蓋無日不以爲可悲而得死之足樂也。然其家仍返葬會稽玉几之祖阡。以先生本非出世者。從初志也。癸未進士余公增遠者。字若水。志節士。亂後躬耕山中。自匿跡不與人接。先生之葬玉几山也。公子拜求其題主。余公卽許諾。至期以舟迎之。來不赴。頃之自棹一小艇徑詣墓側。取舊衣冠拜墓上。事訖下山。賓主不交。一辭主人使客延之。懇留飲。則舟中已庋粥一盂。羹菜一豆。取啜畢急解維去。會葬者百餘人。皆目送歎息。謂非先生高節。余公且不易致云。

李蜚國先生事略

鄭曼垣

劉永錫

陸元龍

李因仲諱天植學者稱蜚國先生浙江平湖人先世多隱德崇  
貞癸酉舉於鄉性蕭散自得視世事泊如也嘗曰無欲則心清  
心清則識朗識朗則力堅時時以誨學者癸未子諸生觀卒先  
生自以有隱愿痛自刺責遂絕意仕進改名雍字潛夫國變後  
家具蕩然遂與妻別隱陳山絕跡不入城市訓山中童子自給  
自暑曰邨學究老頭陀居山十年有僧開堂以避喧始返其蜚  
園賣文自食不足則與其妻爲樓輟竹筍以佐之好事者約月  
供薪米力辭不受有司慕其高往訪之輒踰垣避所著詩文皆  
弔甲申以來殉節者蜚國者乍浦勝地可望見海市者也又十

年家益困。不復能有其國。寄身僧舍。戚友贖。蜚。歸之。始復與妻居。時年七十矣。子震亦棄諸生。非義一介不取。二老相對時。絕食則歎曰。吾生本贅耳。待盡而已。有饒食者。非其人。終不受。或問以身後。曰。楊王孫之葬。何必棺也。又十年。蜚。國僅存二楹。兩耳聾。又苦下墜。終日仰臥。客至。以粉版書相問。禽。魏叔子來。自江西。造其廬。先生視姓字。則強起。張目視之。泣。叔子亦泣。時方絕糧。叔子探囊得銀半兩。贈之。五反不受。固以請。曰。此非盜跖物也。始納之。買米爲炊。共食。而別。叔子屬周布衣貧。曹侍郎濬。糾同志爲之繼粟。且謀其身後事。吳門徐昭法聞之。曰。李先生不食人食。聽其以餓死可也。已而先生果堅拒。未幾卒。叔子



聞之曰吾淺之乎爲丈夫已乍浦有鄭嬰垣者孤介絕俗與先生稱金石交先二年凍死雪中至是先生以餓死臨歿曰吾無愧於老友矣時康熙十一年也年八十有二葬牛橋所著彙圖集佚惟續修乍浦九山志世有傳本又有劉賸菴者名永錫字欽爾魏縣人亦先生友也崇禎丙子舉人授長洲教諭署崇明縣事庭無留獄未幾遭鼎革隱居相城有大吏造其廬欲強之出賸菴袒裼疾視曰我中州男子年二十渡漳河登大伾躍馬鳴鞘兩河豪傑誰不知我乃以此相逼將謂我畏死邪取壁上劍將自刎門人抱持之得解尋移居陽城湖之濱率妻女樵薪以食累日不舉火有遺之粟者非其人不受老奴從魏縣來勸

之。曰。室廬故在也。贍菴曰。吾非不欲歸。奉君命來。此君亡義。不可歸耳。乃命其子偕老奴歸。時歲荒。得食愈艱。襍糠粃作食。妻病不能下咽。竟餓死。一女。許字同邑某氏子。某氏宦於粵。音問阻絕十餘年。至是請於父曰。兒不辰。遭家國之變。翁家存亡不可知。畱此身以累大人。無爲也。遂自經死。而其子之歸中途亦死於盜。是日。凶問適至。贍菴既無家。乃買破船。往來江湖。閒時從諸遺老遊。嘗泛舟中流。鼓枻而歌曰。白日墮。今野荒荒。逐鳬雁。今侶牛羊。壯士何心。今歸故鄉。風水蕩激。歌聲伊鬱。聞者哀之。錢牧齋念其窮。招之往。贍菴曰。彼爲黨魁。受主眷。枚卜時。天子以伊傳期待。今豈忘之邪。卒不往。後數年。以窮餓死。

友人陸元泓葬諸虎邱之山塘元泓字秋玉常熟人以志節自勵無家園己像於水墨尺幅中自號水墨中人

邵得魯先生事略 張廷賓

邵先生名以貫字得魯餘姚人性狷潔明季石梁陶文覺公之學盛行姚中沈求如史子虛其高弟也願頗參以禪悟先生亦從之遊獨講求有用之學歲饑糾同志爲義倉桑梓德之已而國難作先生欲死之以母老不果遂祝髮爲頭陀狂走入雪竇山中妙高臺僧道嚴者故鄞廣文張廷賓亦姚產而沈史講會中人也先生依之苦身持力不與人接鄞故都御史高公斗樞物色得之曰異人也遣其二弟從之遊周公彝雲亦以僧服居白坑時時過從尋以省母返居潭上園黃忠端公仲子澤望志節夙與先生近至是來居園中夜共讀謝皋羽遊錄而慕之曰

方今豺虎滿天下。五嶽之志不可期矣。四明二百八十峯近在臥榻峯。峯有吾兩人屐齒。於是始徧走山中。然山寨方不靖。所在多邏卒。而二公冠服奇古。頻遭詰難。顧不以爲苦。亡何入絕谷。不知所向。方茫然求故道。不可得。俄而峯回路轉。松竹梧桐甚盛。有雞犬聲。趣就之。茅舍一椽。中有幅巾者。出問客何來。則語之以里宅。笑曰。吾亦姚人。避世居此。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乃止。宿則告曰。是爲石屋山。僕故孫公碩膚監軍。陳從之也。孫公死海上。吾無所依。來此山中。遂與人世絕。因相顧歎曰。是真桃源矣。澤望嘗曰。得魯自甲申後。輔頰閒無日。不有淚痕。其稍閒口笑者。則遊山耳。未幾澤望卒。先生無所向。自是益卞急。棄家。

投四明山之楊菴。時尙有一妾。先生去亦爲尼菴中。每日晨昏。各上堂禮佛。此外雖茗粥不相通。久之皆卒於菴。先生詩文甚富。散佚無存者。

余若水先生事略 周齊曾

余先生諱增遠字謙貞一字若水會稽人明崇禎癸未進士除  
寶應知縣劉澤清開府淮南凌轢郡縣吏先生投牒棄官歸畫  
江之役補禮部主事遷郎中事去逃之山中郡縣逼之出見乃  
輿疾城南以死拒久之事得解草屋三間不蔽風雨以縈甲承  
漏聚村童五六十人授以三字經臥榻之下牛宮雞堞無下足處  
晨則乘耒出與老農雜作未嘗因其貴人而讓畔也同年生王  
天錫爲海防道欲與話舊先生以疾辭天錫披帷直入先生擁  
衾不起曰不幸有狗馬疾不得與故人爲禮天錫執手勞苦出  
門未數武則已與一婢子擔糞灌園矣天錫遙望見之歎息去

冬夏一阜帽。雖至昵者不見其科頭。先生慨世路偏仄。遂疑荀卿性惡之說爲確。至欲著論以非孟。康熙己酉十月卒。年六十有五。蓋二十有四年不出城南一步也。疾革。黃先生梨洲造其榻前。欲爲切脈。先生笑曰。某祈死二十年以前。反祈生二十年之後乎。梨洲泣然而別。同時有周唯一先生者。名齊。曾字思沂。鄞人。先生同年進士也。知廣東順德縣事。變社倉爲義田。而以社倉之法行之。又倣西北弓箭社法。修僕區沈命之術。盜一發無脫者。國變後。棄官歸。遂入剡源。盡去其髮爲髮冢。架險立瓢榜曰囊雲。自稱無髮居士。剡源饒水石。與山僧樵于出沒。瀑聲虹影間。王天錫求見。拒之曰。咫尺清輝。舉目有山河之異。不願



見也。爲詩文機鋒電激。汪洋自恣。寓言十九。然清苦自立。胸中兀然。有所不可與若水先生無二也。梨洲嘗做葉水心誌陳同甫王道甫之例。爲兩先生合誌其墓云。

國朝先正事略卷之四十六 遠逸

平江李元度次青纂

惲選菴先生事略 子壽平

先生諱日初字仲升號選菴武進人也。舉崇禎六年鄉試副榜。久留京師十六年。應詔上備邊五策。不報。知時事不可爲。乃歸。攜書三千卷。隱天台中。三年而兩京亡。唐王立福州。唐王亦監國。紹興吏部侍郎姜垓薦先生知兵。魯王遣使聘之。先生意以監國爲不然。固辭不起。大清兵下浙。遂走福州。福州破。走廣州。廣州復破。乃祝髮爲浮圖。曰明臺已。復至建陽。是時大兵席卷浙。閩。粵三行省。唐王被執死。魯王亦敗走海外。湖廣何

屬蛟江西楊廷麟等皆前後破賊而明遺臣民尙擁殘旅遁奉  
永明王金壇人王祈聚眾入建甯屬縣多響應於是建陽士民  
數百人噪於先生之門固請不得至建甯見王祈非初志也先  
生曰建甯入關門戶能守則諸郡安然不扼仙霞關建甯終不  
守也欲取仙霞宜先取浦城乃遣長子楨隨副將謝南雲先趨  
浦城失利皆死而御史徐雲兵連入數州縣銳甚先生說令夜  
襲浦城自督兵繼進會大雷雨人馬衝泥淖行不能速將至城  
下已黎明軍遂潰  
大清總督陳錦李率泰統重兵來圍建甯  
永明王使兵部尙書楊重熙赴援先生上書楊公請逕取浦城  
斷仙霞嶺餉道徐與圍中諸將夾擊之楊公至邵武不能進建

甯遂破王祈力戰死先生收散卒走靈信尋入封禁山中數月糧盡咽然曰天下事壞散已數十年不可救正然莊烈帝殉社稷薄海茹痛小臣愚妄謂卽此可延天命今迺至此徒毒百姓何益遂散眾獨行歸常州久之張煌言與鄭成功軍薄江甯敗走訛傳張公弟鳳翼乃先生門人從師厓縣官將收捕先生色如常曰吾當死久矣旣而事解卒年七十有八康熙十七年戊午也先生少與楊廷樞錢禧交爲文章縱麗於百氏無所不窺尤喜宋儒書及從劉念臺先生遊學益進嘗上書申救念臺義聲震天下丙戌以後累至山陰哭祭爲之行狀近十萬言晚歲不得已歸常州仍服浮圖服而言學者多宗之無錫高世泰忠

憲公從子也。重葺東林書院。先生與同志習禮其間。知常州府。駱鐘泰屢求見不納。去官後與一見。言中庸要領喜而去曰。不圖今日得聆大儒緒論也。次子桓在建甯被掠而不知所終。三子格。憚格字壽平。後以字行。改字正叔。自號東園草衣生。又曰白雲外史。既老。稱南田老人。陳錦破建甯時。年才十三。被掠。錦無子。其妻愛其聰穎。子之後。從錦遊杭之靈隱寺。遇遜菴於塗。遜菴因與寺主諦暉謀。俟錦妻入寺。給言此子宜出家。不然且死。錦妻故佞佛。留之寺中。泣而去。自是始得歸。以父兄忠於明。不應舉。惟攻古文詞。其於畫天性也。山水學王蒙。既與常熟王翬交。曰君獨步矣。吾不爲第二手。遂兼用徐熙黃荃法。畫花鳥。

自爲題識書之。世稱南田三絕。宋尙書華曰。南田畫。吾略中。莫  
索能辨之。王太常時敏。遣使招至。以方出遊。不時至。至則太常  
已病革。喜甚。榻前一握手而逝。家甚貧。風雨常閉門。餓然非其  
人。不與畫。視百金。猶土芥也。所居甌香館。倡酬皆一時名宿。卒  
年五十四。著有南田集。

祁奕喜先生事略

魏耕

先生諱班孫字奕喜小字季郎山陰人祁忠敏公次子也忠敏諱彪佳明蘇松巡撫少從劉忠正公游南都破死節明史列傳有子二長理孫以大功兄弟次其行稱祁五公子而呼先生爲六公子初忠敏夫人商氏嘗夢老衲入室生公子美姿容白刻紙而雙足重趼頗惡劣日能行數百里又時時喜跌踰娶朱氏故少師忠定公燮元女孫也忠敏靖節之月東江兵起恩卹諸忠而忠敏贈兵部尙書祁氏羣從之長曰鴻孫故嘗與忠敏同受業戡山至是將兵江上思以申忠敏之志而先生兄弟嚮家餉之事去先生之婦翁戒曰勿更從事於焦原矣不聽祁氏自

夷度先生以來藏書甲江南其諸子尤豪喜結客講求食經四方簪履麇集及先生兄弟以故國喬木自任屠沽負販之流兼收並蓄家居山陰之梅墅其園亭在寓山柳車踵至登其堂複壁大隧莫能詰也慈谿布衣魏耕者狂走四方思得一當爲毫社計桑榆先生兄弟則與之誓天稱莫逆耕之談兵也有奇癖非酒不甘非妓不飲禮法之士莫之許先生獨以忠義故曲奉之時其至則盛陳越酒呼若耶溪娃以侑觴又發淡生堂王遁劍術諸書供採擇又徧約同里諸遺民如朱士稚張宗道輩以疏附之或告變於浙之幕府刊章四道捕耕有首者曰茗上乃其婦家山陰之梅墅乃其死友所嘯聚大帥急發兵果得之縛



先生兄弟去既。識兄弟爭承。祁氏客謀曰。二人併命。不更慘乎。乃納賂而省其兄。先生適戍遼左。其後理孫竟以痛弟鬱鬱死。而祁氏家爲之破。然君子則曰。是不愧忠敏子也。當是時。禁網尙疏。甯古塔將軍得賂。則弛約束。康熙丁巳。先生脫身遁歸里社。中漸物色之。乃祝髮於吳之堯峯。尋主毘陵馬鞍山寺。所稱祝林明大師者也。好議論。占今不談佛法。每及先朝。則掩面哭。然終莫有知之者。癸丑十一月十一日。忽沐浴。曳杖繞堂曰。我將西歸。入暮。端坐逝。發其篋。有東行風俗記。紫芝軒集。且得其遺教。欲歸。附乃知爲山陰祁六公子。自關外來者。遂得返葬。先生性好奇。其東歸也。畱一妾焉。彼繼時亦累東游。東人或與談。

禪受其法稱弟子。嘗曰。甯古塔磨。姑天下第一。吾妾所姑。離下  
出者。又爲甯古塔第一。令人思之。不置。東人至今誦其風流。婦  
朱最工詩。其來歸也。與君姑商夫人。奴張氏。小姑娘湘君。時相唱  
和。商夫人字豕婦。曰楚縷。字介婦。曰趙璧。以志閨門之盛。先生  
被難。朱尙盛年。孤燈繙帳數十年。未嘗一出廳屏。自先生兄弟  
歿。淡生堂書星散。論者謂江東文獻大厄運也。

沈斯菴先生事略 張士樞

烏摩滄桑改革之際。貞臣遺老有託而逃者眾矣。而蹤跡莫奇於四明沈先生。先生名光文。字文開。一字斯菴。鄞人也。少以明經貢太學。乙酉。豫於黃江之師。授大常博士。丙戌。浮海至長垣。再豫琅江諸軍務。晉工部郎。戊子。閩師潰而北。扈從不及。聞粵中方建號。乃走肇慶。累遷太僕卿。辛卯。出潮陽航海至金門。閩督李率秦方招徠故國遺臣。密遣使以書幣招之。先生焚其書。返其幣。時粵事不可支。先生遂畱閩。思卜居於泉州之海口。浮家泛宅。忽颶風大作。舟人失維。飄泊至臺灣。時鄭成功尙未至。而臺灣爲荷蘭所據。先生從之。受一廛以居。極旅人之困。弗恤。

也。遂與中土音耗絕。海上亦無知先生生死者。辛丑成功克臺。灣知先生在大喜。以客禮見。時海上諸遺老多依成功入臺。亦以得見先生爲喜。握手相勞苦。成功令麾下致餼。且以出宅。賜之。亡何。成功卒。子錦嗣。頗改父之臣與政。軍亦日削。先生作賦有所諷。或讒之。幾至不測。乃變服爲浮屠。逃入臺之北鄙。結茅羅漢門山中以居。或以好言解之於錦。得免。山旁有伽瀝灣。番社也。先生於其間教授生徒。不足則濟以醫。歎曰。吾廿載零絕島。棄墳墓不顧者。不過欲完髮以見先皇帝於地下耳。而卒不克命也。夫已而錦卒。諸鄭復禮先生如故。癸丑王師下臺灣。諸遺臣皆物故。先生亦老矣。閩督姚啟聖招之。先生辭。

公貽書問訊曰。管甯無恙。因許遣人送先生歸鄆。會姚公卒。不  
果。而諸羅令李麟光賢者也。爲粟肉之繼。旬日一候門下。時者  
宿已盡。而寓公漸集。乃與宛陵韓文琦。關中趙行可。無錫華萊  
鄭廷桂。榕城林奔丹。山陽宗城。螺陽王際慧等。結詩社。所稱福  
臺新詠者也。尋卒於諸羅。葬焉。後人遂姑臺。蕃衍成族。先生居  
臺三十餘年。日見鄭氏三世盛衰。前此諸公述作多佚於兵燹。  
惟先生得保天年於承平後。海東文獻推爲初祖。所著花木雜  
記。臺灣賦。東海賦。棧賦。桐花賦。古今體詩志。臺灣者皆取資焉。  
邑子全謝山嘗令遊臺者訪先生文集。竟得之以歸。凡十卷。錄  
入甬上耆舊詩。烏虬先生依依故國。與蔡子英之在漠北同然。

以子英之才。豈無述作。卒委棄於絕域。識者惜焉。先生靈光巋然。得以其集重見於世。爲臺人破荒亦少慰虞淵之恨矣。同時有張先生士櫛者。惠安人。崇禎癸酉副榜。明亡。遜跡臺灣。居東安坊。杜門不出。日以書史自娛。辟穀三年。惟食茶果。壽至九十。九乃終。

陸周明先生事略

先生姓陸氏。名字燭。字周明。浙之鄞人也。父世科。明大理卿。先生少與錢忠介公肅樂共學。忼慨有大志。忠介江上之師。先生實左右之。祥興航海。風帆浪楫。得棲遲金龍牡蠣。間皆一時遺臣烈士。出死力奉之。以終。腦水殘山之局。雖側隲焦原。糜爛湛族。不計也。方事之殷。餘姚黃先生梨洲昆弟。亦嘗戮力共事。先生嘗偕其客十數人。過梨洲。與其計畫。客皆四方知名士。梨洲亦閒至其城。西田舍。複壁柳車。雜賓死友。每食。嚙嗟立。辨仰視天。俛畫地耿耿者。未嘗一日忘。其後梨洲知事不濟。自屏於窮山。先生亦不相聞問。然喜事。乃益甚。江湖閒多傳其姓名。以爲

異人。康熙癸卯先生爲降卒所誣。捕入省獄。獄具。先生竟得脫。歸。未至寓而卒。先生旣以好事罄其家產。室中所有。惟草。書。及故書數百卷。訃聞。家人掃除其室。得布囊於亂書之下。之。則人頭也。其弟春明識其面目。捧之而泣曰。此故少司馬。菴王公頭也。初。司馬兵敗。懸首於甬之城闕。先生思收瘞之。徘徊其下。一日。見暗中有顛首而去者。跡之。走入破屋。先生曰。子何人。對曰。吾漁人也。先生曰。子必有異。無吾隱。其人曰。余毛明山。曾以卒伍事司馬。今不勝故主之感耳。先生相與流涕。詣江子雲計。所以收其頭者。江子雲者。故嘗與先生共學。又錢忠介部將也。失勢。家居會端陽。競渡遊人雜沓。子雲紉笠握刀。



從十餘人登城遊。至梟頭所。問守卒曰：誰戴此頭也？卒以司馬對。子雲佯怒曰：嘻！吾怨家也。亦有今日邪？拔刀擊之。繩絕。墮地。先生及明山已豫立城下方。是時龍舟噪甚。人無回面易視者。先生以身蔽明山。拾頭雜稠人而去。先生得頭祀之書室。蓋十有二年矣。而家人無知者。至是春明始瘞之。昔李固死。汝南郭亮左提章鉞。右秉鈇鉞。詣闕上書乞收其屍。南陽董班亦往哭。固殉屍不肯去。縗布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彼皆門生故吏。故冒死不復顧。先生於司馬非有是也。徒感其忠義。遂不惜。捍當世之文網。豈不尤賢乎哉？始先生讀書時。有弟子訟其師。師不直。先生詣文廟。伐鼓慟哭。卒直其師。而後止。歸震川嘗

敘唐欽堯爭同舍生之獄。以謂苟生兩漢時。卽此可以顯名當世。在先生視之。尋常瑣節耳。先生卒後。黎洲先生誌墓石。其文因不後震川也。先生有子二女。適同邑萬斯大。

周德林先生事略

周先生諱元懋字柱礎別字德林鄞縣人尙書文穆公應賓猶子也以文穆任累官南京屯部郎中權揚關奉使蜀中歸出知貴州思南府母憂未赴任而國難作先生跌宕自喜初欲以文章發名成業及受門資之寵非其好也都御史廖大亨曰門資豈足屈人在人自主耳李衛公非起家任子者乎唐中葉宰相無其匹矣先生乃大喜魯王建國東江先生服未闕錢忠介公招之固辭不出而破家輸餉無少吝丙戌六月家人自江上告失守先生慟哭自沈於水以救得甦乃祝髮入灌頂山中先生故善飲至是益縱酒又不喜獨酌呼山僧不問其能飲與否強

斟之夜以達旦。山僧爲所苦。皆逃匿。則呼樵者與飲。樵者以日暮長跪乞去。固持之。尋亦逃。先生無與共。則斟其侍者已而侍者醉臥。乃呼月。酌之。月落呼雲。酌之。灌頂去。先生家且百里。酒不時至。又寄山。難覓。酒徒乃返其城西枝隱軒。每晨起輒呼子弟。飲子弟去則呼他人。或其人他去則呼酒。極之於所往。斟之不遇。則執途之人斟之。於是環所居浮石十里間。望見先生者相率引避不得已。乃獨酌。先生既積飲且病。勸止酒者無算。輒張目不答。或叱去之。惟江湖俠客以事投止者。雖酣醉時輒蹙然起接之。無失詞。罄所有輸之。惟恐後也。以是盡毀其家。庚寅嘔血不可止。竟卒。年四十。妻俞。亦以毀卒。前太常博士王公玉。

書哭之曰。德林兀然狂放於麴蘖間。箕踞叫號。俾畫作夜。幾不知身在何世。身外有何天地。舍此且不知吾身置於何所。昔人詩云。酒無通夜力。事滿五更心。德林爛然長醉。蓋期於無復醒時。以自全也。先生不死於水而死於酒。其宋皇甫東生之流歟。浮石周氏。國變後披緇者三人。通城佯狂以死。所謂顛和尚者。也。順德苦身持力。畢生不入城市。所謂苦和尚者也。而先生獨以醉和尚稱。

傅青主先生事略

陽曲傅先生山字青竹。改字青主。別署公之它。亦曰朱衣道人。又字齋廬。六歲岐黃精不樂穀食。強之乃復飯。少與孫公傅庭共學讀書。過目成誦。明季天下將亂。諸號爲搢紳先生者多腐惡不足道。憤之乃堅苦持氣節不少。姘嬰提學袁公繼成爲巡按。張孫振所誣。孫振閹黨也。先生約同學曹良直等詣通政使三上書訟之。不得達。乃伏閹陳情。時巡撫吳公姓亦直。袁竟得雪。先生以此名聞天下。馬文忠世奇爲作傳。以謂裴瑜魏劭復出。既曹公任兵科。先生貽書曰。諫官當言天下第一等事。以不負故人之期。曹公僕然卽疏劾首輔周延儒。錦衣衛駭養性直。

聲震一時。先生家世以學行師表晉中。得其山川雄深之氣。思見諸實用。時蔡忠襄懋德撫晉。寇已亟。講學三立書院。亦及軍政軍器之屬。先生往聽之。曰。迂哉公言。非可起而行者也。甲申國變。夢天帝錫之黃冠。乃衣朱衣。居土穴。養母。明年袁公自九江。羈燕邸。以難中詩遺先生。曰。不敢愧友生也。先生省書。慟哭曰。嗚呼。吾亦安敢負公哉。甲午。以牽連被逮。抗詞不屈。絕粒九日。幾死。門人有以奇計救之者。得免。然先生深自咤恨。謂不若速死爲安。而其仰視天俯畫地者。未嘗一日止。如是者二十年。天下大定。始以黃冠自放。稍稍出土穴。與客接。有問學者。則告之曰。老夫學莊列者也。仁義禮樂。卽強言之。亦不工。又雅不喜

歐公以後之文曰是所謂江南之文也。平定張濟者亦遺民以不謹得疾死。先生撫其尸哭之曰。今世之醇酒婦人以求必死者有幾人哉。嗚呼張生是與沙場之痛等也。又自歎曰。鸞鵲躍駿之骨而以估畢朽之。是則埋吾血千年而碧不可滅者矣。或強以宋諸儒之學則曰必不得已吾取同甫先生工篆隸書畫弱冠學晉唐人不能肖得松雪墨蹟稍習之。遂亂真矣。已乃愧之曰。是如學正人君子。輒苦其難近。降與匪人遊不覺日親。於是復學顏太師。謂書甯拙毋巧。甯醜毋媚。甯支離毋輕滑。甯真率毋安排。君子謂先生非止言書也。趙秋谷推先生書爲本朝第一。顧深自愛惜。不輕爲人寫。母喪。責官致賻。作數行謝之。



貴者喜曰此一字千金也。吾求之三年矣。先生既絕世事而家傳故有禁方。乃資以自活。子曰眉字壽髦。能養志。每日樵山中。置書檐上。休擔則取書讀之。中州有吏部郎者。故名士訪先生。問郎君安在。先生曰少需之。且至矣。俄有負薪歸者。先生呼曰孺子。來前。肅客。吏部頗驚。抵暮先生令伴客寢。則與敘中州文獻。滔滔不置。吏部或不能盡答也。詰朝謝先生曰。吾甚慚於郎。君先生喜苦酒。自稱老檠禪。眉乃自稱小檠禪。或時出遊。眉與子共挽車。暮宿逆旅。仍篝鐙課讀經史。騷選諸書。詰旦必成誦。乃行。否則子杖。故先生家學大河以北。莫有窺其藩者。嘗批集古錄曰。吾今乃知此老真不讀書也。康熙戊午。詔舉博學鴻

儒給事中李宗孔以先生薦。時年七十有四矣。眉已前卒。固辭不可。乃稱疾。有司令役夫舁其牀以行。二孫侍。將至京師三十里。以死拒。不入城。於是馮相國溥首過之。公卿畢至。先生臥牀。不具迎送禮。魏公象樞乃以其老病上聞。詔免試。放還山。先生與杜徵君趙尤篤老。命各加中書舍人以寵之。馮公乃詣先生曰。恩命逾常格。其強入一謝。先生不有。馮公令賓客百輩說之。遂稱疾篤。乃使人舁以入。望見午門。淚泫泫下。馮公強掖之。使謝。則仆於地。魏公進曰。止。止。是卽謝矣。翼日歸相國。以下皆出城送之。先生歎曰。今而後其脫然無累哉。旣而曰。使後世或妄以劉因輩賢我。且死不瞑目矣。聞者咋舌。自京師歸大

吏咸造廬請謁先生自稱曰民冬夏著一布衣帽以氈或曰君非舍人乎不應也及卒以朱衣黃冠殮所著霜紅龕集十二卷眉詩附焉先生嘗走平定山中爲人視疾失足墮崩巖僕大驚哭曰死矣先生旁皇四顧見有風峪甚深中通天光百二十六石柱林立則高齊所書佛經也摩娑終日出欣然忘食其嗜奇如此顧甯人嘗曰蕭然物外自得天機吾不如傅青主

張白雲先生事略

張先生怡字瑤星初名鹿徵上元人父可大明季總兵登萊死國難先生以諸生授錦衣衛千戶甲申流賊陷京師遇賊將不屈械繫將肆掠其黨或義而逸之久之始歸故里其妻已前死獨身寄攝山僧舍足不入城市鄉人稱白雲先生當是時三楚吳越耆舊多立名義以文行相高惟吳中徐昭法宣城沈眉生躬耕窮鄉雖賢士大夫不得一見其面然尚有楮墨流傳人間先生則躬樵汲口不言詩書學士詞人無所求取四方冠蓋往來日至茲山而不知山中有是人也方處士仲舒余處士公佩歲時問起居入其室架上書數十百卷皆所著經說及論述史

事請貳之弗許。曰：吾以盡吾年耳。已市二喪。下棺則併藏焉。卒年八十有八。平生親故。夙市良材爲具。棺槨疾革聞而歎曰：昔先將軍致命危城。無親屬視含殮。雖改葬親身之槨。未能易也。吾忍乎。願從孫某。趣易棺。定附身衾衣。乃卒。乾隆初。詔修三禮。求遺書。從孫某以書詣郡太守。命學官集諸生寫之。久之未就。書遂無傳者。

李向若先生事略

附錄

先生名灌字向若陝西郃陽人幼警敏讀書日盡數千言明崇禎癸酉舉人甲申之難痛哭北上與呂孝廉得璜約同死王事渡河如晉其父以書止之乃不果棄家東渡至角北寺遂薙髮爲僧放浪太華黃河閒入山采藥或累歲不知所向或黃冠緇衣行哭都市識者曰此必李子向若也跡之果然已翩然遁矣國初徵書累下皆引疾不起行蹤奇誕多寄跡僧房梵宇與田夫牧豎伍又自結茅菴於河許終歲屢空晏如也性至孝負經濟才博極秘緯詩文清雄奇宕自成一家與人言閎衍浩渺一歸本於忠孝長吏求一見不可得晚歲於乳羅山鑿石室以居

得田數十畝。名小桃花源。居數月。遁去。嘗遊華山。至落雁峯。方移目。有異人飛空而至。語久之。且曰。要知未來。但觀已往。語似有道者。先生卒。雲中郭君匡廬。爲題碣曰。逸民李向若先生之墓。路徵君振飛書也。同時甯柏岩者。名滋。字季騰。自號甯爐山人。與先生同邑。少補諸生。性古執。木強。言動不苟。邑賢令范公器之。招入西河書院。日與講學論文。雅好古工。考證發明。四禮於喪祭尤篤。國變後。盡室入山。家臥虎岡之北谷。爲土室。終歲尸居。其間或登梁山。臨清泉。鳴琴。寤歌。非其人。卽避去。足跡不入城市者垂五十年。